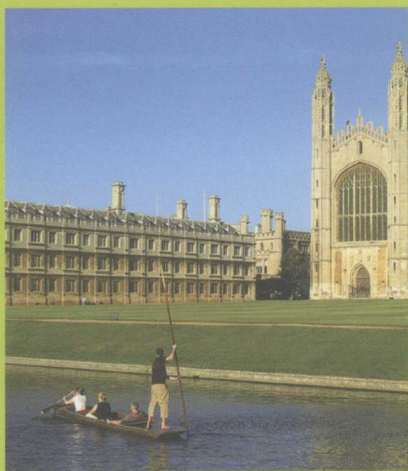




孟雪莹 剑桥女孩

5

时代文艺出版社

袁鹏 主编 田雨 编著

剑桥，是一座令人神往的传
统大学城。剑桥大学在自然
科学领域的成就尤其突出，
哺育出牛顿、达尔文这样开
创科学新纪元的科学大师。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剑
桥留下了足迹，这在全世界
都是少有的荣光。人们怀着
敬佩的心情称剑桥为“自然
科学的摇篮”。

• 素质教育纪实报告 •

剑桥女孩孟雪莹

袁 鹏 主编

(五)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七章 这不仅仅是叛逆

——妈妈刘淑芳自述

对于女儿雪莹的成长，做为一个母亲，我一直是采取放任的态度。这并不是说无论她做什么我都不管，我只是对她加以适当的引导。由于少年人在成长期心态的敏感和善变，在她心目中的我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幸好，我的雪莹是一个热情、善良、聪明和敏感的孩子，所以，她的成长更大程度上要靠她自己的把握。确实，在曾经的某一段时间内，她曾经与我有很大的隔阂。不过后来，她逐渐长大了，能够理解我了，也经常对我讲一些她自己的故事，再加上我对于女儿一直都很关心，所以，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雪莹在青春期心理变得成熟的一段历程。在许多父母眼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叛逆的和难以驯服的，可是，在我的观察中，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经历的一段思想历程。作为父母，我们应该鼓励孩子的形成自己的个性，要从孩子的所谓的“叛逆”和“冲动”后面发现孩子身上所有的许多可贵的精神，

167

剑桥女孩孟雪莹

而且，在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这些已为人父母的人所不具备的。

1. 苍凉的挥手

雪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孩子，每到节假日都要去走走，当然不会很远。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到山区的贫苦农村去体验生活，那次的旅行对于她，是一次感情的洗礼。

刚刚才进山时，我们都被大山的雄伟和磅礴深深地感动了。远山苍茫，群山拥翠，空气中都有着城市中难以察觉的清香。在我们手牵着手走过山间小路时，一阵雾气笼罩过来，竹林里顿时变得湿漉漉的。正当我在心里咒骂这可恶的天气时，女儿随口念的一首词给我的糟糕心情带来了转机：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山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果然，当我们走过这片竹林时，空气不在湿漉漉的了。我不知道雪莹是不是真地理解了那首苏轼的《定风波》，但她很

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那首词带来的意境里。

当我们走到一个我至今也没有弄清名字的小山村时，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村前的小山坡上有一面国旗在飘扬，我们一下子都很激动，跑过去，原来是一所小学校。这所学校的破败是我们所没有想象到的：

颓败的野草、倒塌的院墙和几间破旧的教室。孩子们在一间光线很暗的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有一块白灰再刷黑的黑板，凳子和椅子显然不够，几个孩子围成一圈共用一个课桌，孩子们穿的衣服也很破旧。可能是在上作文课吧，我们正听见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我的妈妈昨天买了两只小羊交给姐姐养，姐姐养得很专心。可是姐姐每天要给家里从山下担来两大缸水，还要做饭和干农活，每天都很累，可是她仍然把小羊照顾得很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等小羊长大了，再生了小羊，卖了钱，她就可以上学了……

更多的，我们不忍再听下去了，雪莹的眼里已经蓄满了泪水。就在这时，我们看见在教室的另一侧，有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女孩正在听着教室里的声音，并且已经有眼泪流出来了。她发现我们在注意她时，匆忙地挑起两桶水走开了。

后来，我们从那个小男孩的口里得知挑水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姐姐，她也不过才11岁。她是经常来这里听课的，这是这

里的教师告诉我们的。在回去的路上，我和雪莹都沉默着。到了家里，雪莹含着泪对我说：“妈妈，我们能帮助他们吗？我知道，以咱家的能力帮他们是不可能的。可是，面对着那些可怜的孩子，我无言以对，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帮他们。”

我没有发表我的意见，我想看看她这样一个女中学生能以何种方式帮助他们。当然，无论她做什么，都不能影响她的学习，如果影响了她的学习，我都会干涉她的。

在以后的几个周末里，她都很忙。后来，我才听说，她分几次把她的同学都带到了那个小学校，让他们也见识一下那里的艰苦和孩子们对于知识的渴望。她说，她要在学校里给那个学校的孩子们搞一次募捐，并且写了一份海报，那是一段充满年轻人激情和深情的陈述，现在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动：

老师们，同学们：

这仅仅是我以孟雪莹的名义组织的一次募捐。

在我们每天坐在宽敞明亮、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的教室里学习的时候，在我们衣食无忧而快乐的生活的时候，有这样一群孩子：

没有安全的教室，没有足够的桌椅而只能几个人围成一圈

共用一张桌子、没有钱而只能靠养两只小羊来寻找上学机会的孩子，他们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在学习最艰苦的时候，面对着每天在学校里必然要升起的国旗说：“我要努力学习，要对得起头上的这一片红。”

面对着这样的一群孩子，我们能够坐以视之让他们失去上学的机会吗？我们能够忍心让一个对知识充满渴求的孩子失去上学的机会吗？我们不能。

让我们每个人都伸一只手帮帮他们，我在这里先代表他们谢谢老师和同学们了！

此致

敬礼

孟雪莹

×年×月×日

可是，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并不一定是明智和正确的。反对的人很多，单就是我听到的理由就有许多种，有的人说，山里面的孩子穷也没有办法，世界上的穷人太多了，这是正常现象；也有人说，山里的孩子特别笨，我给他们花钱是白白浪费；更有甚者，竟然攻击雪莹：“刚刚初中生就知道用这种办法来弄钱。”

对于前面的种种说法我不在乎，可是在面对对雪莹的人身

攻击我愤怒了，你个人对于没有钱读不起书的孩子没有同情心也就算了，可你不必对我的女儿进行人身攻击呀！我当时处于愤怒的极点，我曾生气地叫雪莹停止这件事，免得落下一身的闲话。可是雪莹——我的年仅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儿竟然对我说：“妈妈，您别急，为了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天塌下来我也要顶着。”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无言以对，看着如此善良和执着的女儿我应该满心都是骄傲才对，我何苦又去反对她呢？

不过，这件事好在有学校领导、老师和她的同班同学的支持，最后竟然募集了好几百块钱。当孩子们点清钱数时，我惊呆了，一共是九百八十三元四角六分。然后就在那个周末，孩子们把这些钱一分不少地分给那个小山村的每一个失学的孩子。他们坚持要把钱亲自送到每一个孩子的手中，所以回来得很晚，我心里虽然焦急，但也很激动。回来后，女儿对我说：“今天，我终于觉得自己能够真正地做一些事了。那些孩子对我们的感谢之情简直溢于言表，看着他们那些纯真的脸，我当时激动得都哭了。原来，帮助别人时，自己不仅也获得了满足，而且还为自己树立更大的目标提供了基础。”

我那时真的以为这件事真的就成功了，我也为此欣慰了好一阵子。当然，我们仍然关心着那些应该复学的孩子，尤其是

雪莹，没有一个月就嚷着要去看那些孩子。

于是，我们又一次踏上了通往那个小山村的山路。当我们见到教室里并没有多几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太意外了。我用疑惑的眼睛看着雪莹，她的脸已经急得发红了。于是我们逐个地去找那些接到捐款的孩子。孩子们初一见到我们时只是闷不作声，等我们问了好几遍，其中一个才小声地说：“姐姐，对不起，钱被爸爸拿去买化肥了。”雪莹一下子就喊了出来：“你爸爸呢？是化肥重要还是你重要？”孩子们看到雪莹的表情吓得更不敢吭声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雪莹急得满脸都是汗水。我知道，她肯定是觉得对不起学校的同学，想到某些人的谣言会来攻击她。我知道这时无论怎样着急都是没有用的，于是我拉着女儿走开了。

等我们再回到学校，问及一个老师，老师也无可奈何地摇头，说：“这些家长是挨饿给饿怕了，吃饭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这时，雪莹冷静了下来，点头说：“这我可能是无能为力了。”其实，雪莹这孩子骨头里有一股狠劲，不到事不得已，她是不会认输的。我知道，那个时候的她，心里装满了多少的无奈。可是作为母亲，只能支持她，安慰她。在我们临走时，陪那些孩子一起降旗，然后，那些孩子一起站在山坡上目送我们远去。雪莹与那些孩子不停地挥手，直到完全看不见那些孩

子时，她才沉默地没有再回过头去。

后来有一次在我翻看她的作文本时发现了一篇题为《苍凉的挥手》的文章，大略地记述了上面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在文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是我真的做的还不够好吗？我想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可是当我离开时，看着他们朝我挥手，我实在有太多的心酸。

我想以我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让这些孩子复学的。首先要让他们的家乡富裕了，他们上学才是一件切实可行的事。然而，如何才能让他们致富呢？我忽然感觉到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是在面临着多么大的问题啊！那么，我呢？这不是我的历史使命吗？……

我知道女儿今后会以何种心情去面对种种艰辛与磨难，我同样知道，对待那些艰辛与磨难并非象系好鞋带就能解决一切那样简单。但我相信，我的雪莹一定已经明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一切以大局为重，向前看。相信终有一天，我的雪莹将会是一个对社会有着重要作用的人。

2. 你的血管里没有流着贵族的血液

我想，我的构莹是有着一股存在或是生存的硬气的。对于这一点，我也常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我一直都认为，无论人生活在一种多么艰苦，多么困难的境地中，都应该有一种硬气存在。只有保持住独立的自己，独立的个性，才能是一个完整的自己。若在某一种境遇中迷失了自己，那是可怕的。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身份和地位，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雪莹在一天天的长大，我也一天天地更加感到欣慰。雪莹是一个有个性又不缺乏理智的孩子，有一件事，至今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上次由于为山区的孩子捐款的事，使得有许多人对雪莹保持着距离。虽然那次行动应该是一次失败的善举，可是雪莹得到的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嘲讽。“恨乌及屋”，那些人对于山区的孩子的看法也变得很不客观，他们说：“山区的孩子先天就是笨，孟雪莹简直是异想天开，想把那些人也培养得有出息，真是白痴。”

当这些话传到雪莹的耳朵里的时候，我的雪莹沉默了许久说：“这也不能怪他们说我是白痴，我毕竟没有把这件事做得完

满，虽然有些事情实在是我所不能做到的。但有一件事他们说错了，就是山区的孩子并不笨。说那些孩子笨，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山水赋予那些孩子的灵气与聪敏；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多慧眼去看看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没有为谁而感动过。”

不仅这样，雪莹还翻了不少关于人的先天智商与后天智商的书。她发现，人的先天智商如果没有太大的差别的话，后天的教育几乎是决定性的。后来，她有这样一篇日记，是写给那些歧视山区孩子的人的：

176

我从来都没有希望别人看得起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别人在关注我。我没有想过我是否有什么过人之处而在这所中学获得优秀的成绩。我是谁，我不过只是一个教师和工人的女儿，我甚至没有做过什么“灰姑娘”之类的幻想。然而，就在我小的时候，由于迟迟不肯开口讲话，便被父母认为是个小哑巴。我的幼年是很傻的，可是，我依然有一个灿烂的今天。“先天素质低下”应该不过是那些懒人的藉口，我只是普通的人，我也知道一个普通的人必须要脚踏实地才能找到自身人生的真谛。我虽然没有天生的智商低下，但也没有贵族的血液在我的身上流淌。

只有从这些独白式的言语中，我才能真正地看到我的雪莹确实已经长大的。有人说雪莹的个性太强，而且又太过于坚持自己，所以迟早要吃亏的。不过，他们议论的却正是我喜爱雪莹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呢？因为雪莹不仅有坚持的自信，更有冷静和智慧的头脑、源源不断的激情。她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日记，其中表现了她自己的意志和坦然：

有很多人与这个世纪是不和谐的，我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有很多事情可以看出我与这个世界的不和谐。我爱吃肥肉。我经常装作传统女性的样子。我以为每个人都该学传统舞步。我坚持做人应该正直、诚实而富有责任感，热爱工作，不畏困难。我认为太多的娱乐是不好的。

我不会说几句时髦的话。我弄不懂什么“时代新篇”，“系统信息”、“联合理论”或“婚姻游戏”。我只懂得亲情、闲谈、平淡和平凡。我要的是真实的言语和含情的默默相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愿意做老老实实的人了。老老实实就意味着你没有给自己加个名衔，你宁愿叫自己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那些听上去好听、引人注目的名衔呢？我只希望人人都勤奋而忘我地做自己应该做而且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我想要的是真实。我渴望看到自然的头发，印着深深皱纹的脸，长着老茧的手，灵活、明亮的眼睛。我希望做妈妈的身上都有厨房的味道，做爸爸的都有烟斗的味道，喝的咖啡有咖啡味，草嘛，就应该是草，学校就应该是学校的样子。

我想知道命运的神秘与玄妙，我要尽情欢笑、抛弃所有的虚伪和不真实的东西，我想要返璞归真。我要的是一种实在，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方式。

生活在茫茫的尘世里，我尤其喜欢家的感觉。当那些在俗世中苦苦挣扎的人，对无谓的一切终于感到厌倦时，他们可能会点燃一盏灯，拍拍枕头，展开床单，终于有了一个静卧的地方。至少他们会希望如此。

……，我想，生命亦或是生活，首先是真实、诚实；虚伪是最可怕的。没有人要别人去装腔作势（除了演员），可是现实的生活中，为什么装腔作势的人会那么多呢？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真的很难吗？有些缺点，对一些人来说既是面具，又是枷锁，给自己的不仅仅只是保护，更多的则是伤害。没有过多的粉饰，人的脸应该是怎样的呢？看着那一副副的面具也真是好笑！咳，笑天下可笑之人！那么，我呢？我该如何表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呢？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当自己的一些不足不被别人接受，我是否能以一副平常心来对待？这些都是自己需要面对的。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活得

是自己，活得像个自己。……

在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常常为女儿如此高的悟性而兴奋。我想，世上没有不自私的父母，他们都钟爱于自己的孩子，并且为他们的优点和每一点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然而，由于生活的压力，我每天都不得不早出晚归，去卖水果，以求多赚一些钱。那段日子是最困难的，家里的老人要赡养，还要给孩子准备学费，再加上生活的日常用度，家里的三餐总是很简单。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苦了孩子，就偶尔给孩子买一点排骨、鱼什么的来补充营养。另外，每进一批水果，我都要挑一些最好的留给雪莹，我希望她能够从中看到我的苦心。

179

其实，雪莹每个周末都会陪我卖一会水果，然后，再提前回家，帮我把饭做好。但是有一天，雪莹却和一名顾客发生了争执，我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

那天，有位衣着时髦的小姐在我的水果摊前挑拣苹果。她拿起一个，放下，又拿起一个又放下。然后，撇了撇嘴，说：“这哪里是人吃的，湖南人，真受不了。”又撇了撇嘴，看着她那满脸的不屑，雪莹早就气得脸色发白：“小姐，苹果不好你可以不买，何苦要看不起湖南人呢？”时髦小姐一下子满脸的表情立即变得很丰富，丑陋的猩红嘴唇再次发出声音却又是

如此的刺耳：“呵，小丫头嘴还挺厉害。湖南就是穷，真是倒霉，到了这个鬼地方！”我怕她们吵起来，赶紧过来打圆场说：“小姐，小孩子不懂事理，您别见怪，这边有好桔子，您看看。”“我不吃桔子！”一句话被横着甩出来之后，那位时髦小姐摇摇摆摆在走了。

看着那个人的背影，雪莹气狠狠地说：“真恶心，你以为你很有钱，其实你穷死了！”我明白雪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也只好安慰她说：“别和这种人生气，不值得。”我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雪莹却没有把这件事放过去，雪莹把这件事记下了。她给我讲了二个小故事，听过之后，我立刻就明白了雪莹为何会如此地激动了：

梅益先生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会见了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俄罗斯专家。

那位专家说他曾经两次游历中国，言语表情中表现出了些许自傲之色。

梅益老先生只是客气地应对着，在那位专家侃侃而谈之后，梅老先生也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仍是没有说出：他其实到过俄罗斯十次。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俄两种语言的比较，中俄风俗礼仪的差异和一些世事的变化。负责给他们做翻译的小伙子一直说着引以为自傲的俄语，他的确说得很流畅。

可是梅益老先生从刚一见面的“您好”到分手时的“再见”一直都说汉语。有一个介绍可以体现出梅老的品格：梅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

雪莹给出的评语是：生命的硬气是在默然中体现的，而非言语或是趾高气扬的神态。所以，有许多人在外人的眼里是浮夸和骄躁的，其实他的涵养和学识却是不敢让人恭维的。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我一次从北方回到湖南的火车上，我的周围坐着几个小伙子，都是湖南人。从他们的闲谈中听出来他们都是出去做生意的。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和其它几个人的看法不同。原来另外那几个人都是以贩运假货以牟取暴利，而这个小伙子却坚持只卖名牌和真货。别的几个人在一起笑他说：得了吧，做点小买卖赚点小钱，你还想干上一辈子吗？那个小伙子不紧不慢地说：就是干一天，我只得图个24小时的心里踏实。哥们儿，你们知道我在北方最不爱一句什么话吗？就是：原来湖南人不都是奸商。

是啊，人总是在心理的平衡中找到生命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他的生活将失去许多闪亮的东西。这不仅仅只是哪一个人的悲哀，而应该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

想想我们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多少位同胞，那是怎样的一种血腥和惨不忍睹，可是当时有那么多国民党的